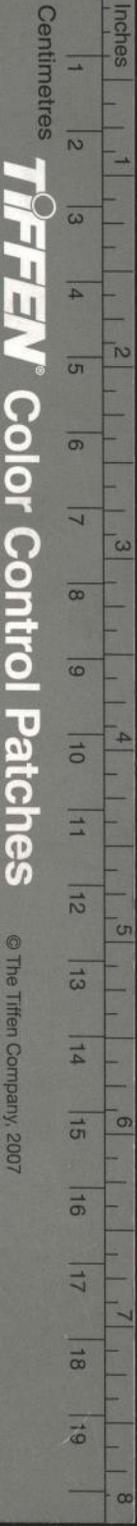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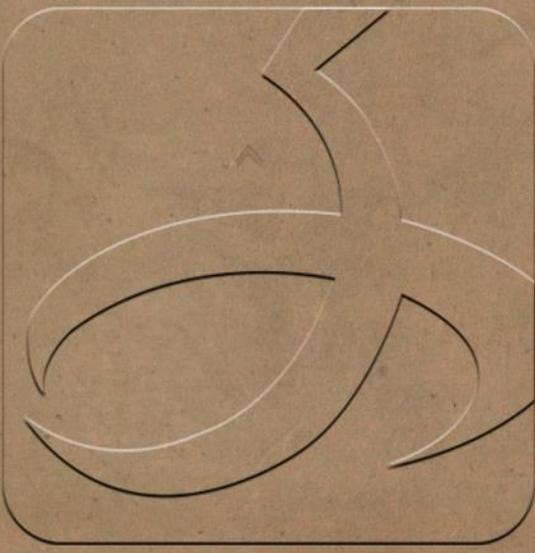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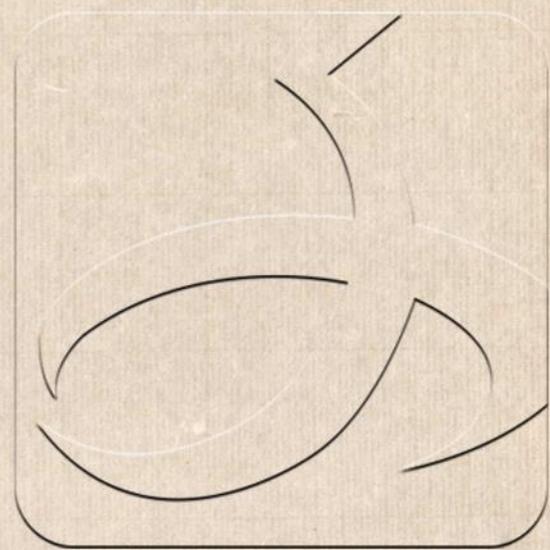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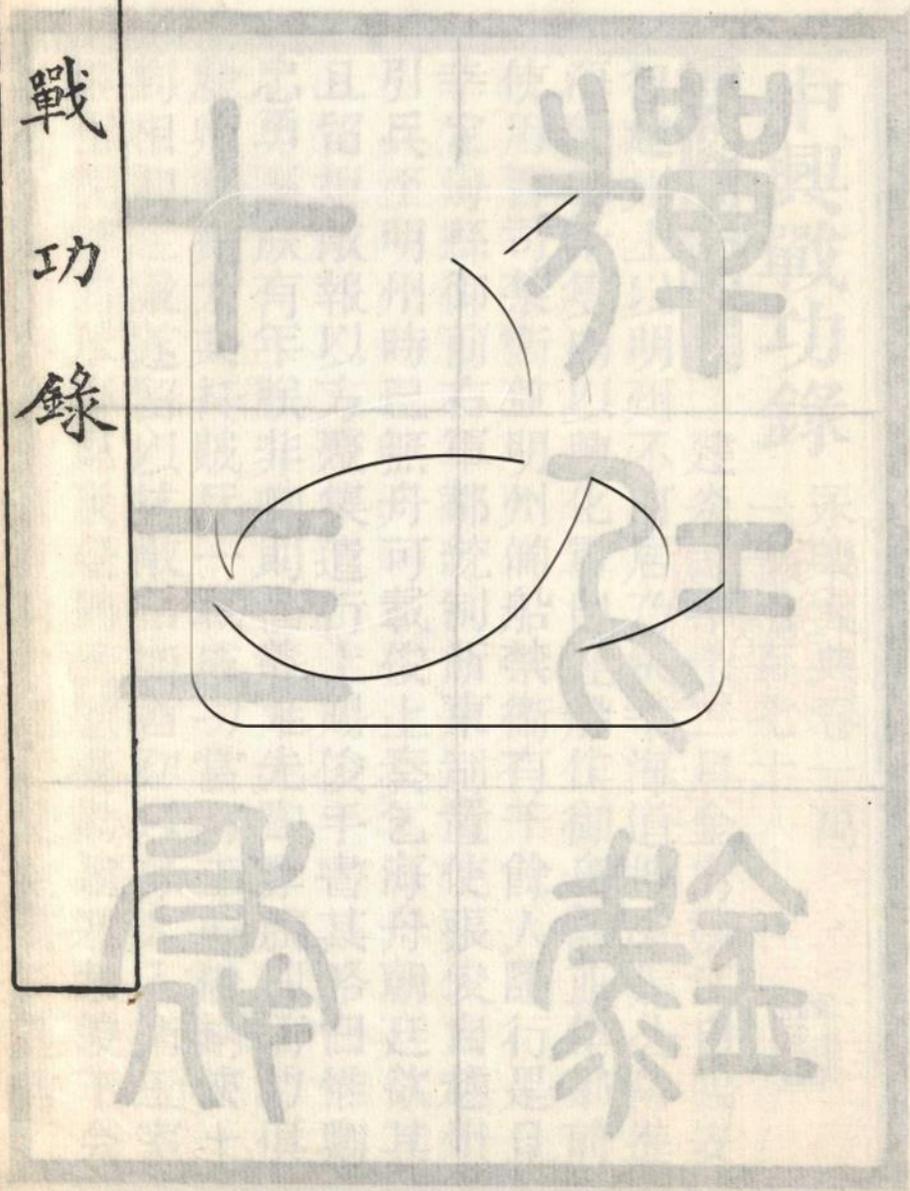


97.34733
2741
:6



十三處
戰功錄



戰	十
巧	三
鏖	處

中興戰功錄

張俊高橋州屬明

建炎

永樂大典卷一萬

諸

犯越州上以明州不可居乃決幸海道把隘張公裕進
海船二十隻內以興化軍田經船作御舟餘並作御前
使用百司禁衛並明州備船禁衛有千餘人隨行是日
幸定海縣御前右軍都統制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
引兵至明州時已無舟可載俊上奏乞海舟朝廷欲其
且留拒敵報以方聚集遣行上賜俊手書其略曰惟卿
忠勇事朕有年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非朕則前功俱
廢卿宜戮力共扞賊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
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敵相如者初以募人入衛王室
樞密院借補承事郎及是揭榜通衢勸諭迎敵俊下令
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輩宜用力進者受上賞不進者不

貨士皆思奮戍虜陷越州庚子上發昌國縣辛丑上
艤白峰寺癸卯虜兵追襲乘輿至明州城下張俊欲遣
人硬探無敢應者有軍兵任存請行俊壯之曰汝果能
得其實當與汝官存拜謝而行不旋踵以手提二級而
還具得金人之虛實俊大喜遂決用兵之計乃令統制
官劉寶與戰不勝再命王進黨用邱橫迎敵用與橫皆
被殺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再戰又不勝統領官趙密
李寶及進苦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諸班直以舟
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又率州兵射其旁殺數千人金
人乃敗而稍退去俊戒將士毋驕毋惰且虜人侵軼數
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其謂我不能軍有輕我之心今一
旦失利彼且憤怒必再來乃清野駐高橋閉關自守奏
任存之功特授承德郎王進者延安人少爲軍卒是役
也身先士卒獨立奇功驟加正使賜金帶俊拔用爲將

虜自城下呼請遣人至寨中計事俊令小校徐姓者往
虜釋甲與語欲如越官吏投拜俊拒之四年正月甲辰
朔御舟碇海中乙巳御舟泊台州港口是日午西風忽
起虜乘之又犯明州張俊與守臣劉洪道坐城樓上遣
兵掩擊殺傷大當虜奔北墮田開或墜水俊急令收兵
夜虜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兀朮丙午上次童安
鎮已酉張俊奏捷從行百官皆賀內侍陳顧言獨不賀
曰上幸海道何賀之有庚戌虜再犯明州張俊禦之於
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託以上旨扈從辛亥盡其眾
入台州

陳思恭太湖

屬平

建炎四年二月戊戌虜陷平江同

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奔太湖統制官陳思恭
軍於清烏鎮三月癸卯朔虜後軍泊吳江縣下臨太湖
石岸險狹陳思恭以兵邀之虜舟亂不整思恭大捷而

退丁未思恭自烏墩至平江初望奔太湖失其宣撫使
印敵既退募善沒者於湖中求得之上聞平江失守命
望往常州襲敵師以功贖過嘉陳思恭太湖之功尋擢
思恭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

吳玠和尚原

屬鳳翔

建炎四年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

以虜眾在淮甸恐復擾東南欲分撓其兵勢故陝西獻
計者以擊虜為便浚召都統制官吳玠曰高山我便於
駐隊賊雖驍果不能馳突我據關輔之勢可以徐圖皆
置不用九月師次富平縣都統制劉錫會諸將議戰玠
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可以戰宜擇高阜據之先
為不可勝以制敵不從及戰王師大潰陝西大震十月
玠收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
柵以守而賊已至原下或謂玠宜屯漢中漢中扼蜀口
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

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已而玠果擊敗之明年
改元紹興五月虜偽皇妣沒立郎君與其別將烏魯折
合分兩道入寇沒立自鳳翔折合自階成鳳出散關時
玠知鳳翔駐和尚原朝問隔絕且乏糧人無固志玠同
弟璘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
已而折合先至陳於原北玠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
休折合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箐關玠復選將擊之兩
寇卒不得合十月金虜右監軍兀朮自熙河移寨欲窺
蜀乃引眾十餘萬人造浮橋於寶雞縣渡渭來犯我玠
遣統制官吳璘雷仲將勁兵強弩號駐矢隊分番迭休
射不絕虜稍卻則以騎兵斷其糧道乙亥與虜戰凡三
十餘陣兀朮中箭而遁俘其將羊哥孛謹及酋領三百
軍八百殺賊眾橫尸徧野

吳玠饒風嶺關

屬金州

紹興三年初金虜大酋撒離喝

等眾十萬自商於出漢陰直趨金洋正月至洵陽界金州失守陝西統制吳玠自河池縣亟率麾下騎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先以黃柑數百枚犒大酋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離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來何神耶因不敢進盤桓累日玠得以暇治兵寨縣互數十里官軍凡萬七千人益以梁洋義士為三萬二月虜人始至關不被重鎧步登山而仰攻每一人登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則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後者又代之如初凡五十人為一隊至盡死餘一二

人猶不退我之弓弩亂發且轉大石擊之至不能前則背山而坐少蘇則又登終不復退一步凡六晝夜賊皆敗衄死者甚眾玠遺撒離喝書且言虜遠入重地糧食已盡將有覆師之禍今欲開一路奉聽生還如何撒離喝答書云固如公言然吾國退軍有刑待我亟復戰而

後退初七日至初九日我師又連勝無何虜人募軍中得敢死五千人約能破我軍者至漢中日人賞以銀千錠馬三疋黎明死士從閒道攀援而上犯祖溪關守將郭仲荀力不能支求濟師於玠比至而虜人已登矣玠見虜人掩出我師後遂自饒風一日馳還漢中祖溪距饒風之左三十里崇岡牆在殆非人所行始也過為之備而使仲荀守故少與之兵虜人覘得遂募士出我不意以故失守玠至漢中劉子羽偕至西縣議欲柵定軍山保聚拒賊子羽先至三泉諸將稍稍復集玠自仙人原由閒道見子羽於三泉詰朝復西子羽率諸將於三泉之南嘉陵江上求柵地以死守統制官李師顏以潭毒山形峻拔其山寬平有泉水可以築硬柵於是調旁近郡縣夫星夜為壁壘儲粟十萬石於其上且盡居諸軍老小於柵內以固士心積石至數十百萬下臨入江

路自始爲壘至畢工凡十六日又數日虜人始至金牛
距我師數十里於是下令軍中蓐食遲明而行未辨色
子羽先上馬至戰地於當前山角據胡牀坐旣而諸將
奔至咸泣曰此乃某等駐軍處而公先至此使賊矢石
或傷公某等何以見士卒耶因請子羽退而代駐其處
俄而王萬年復報曰虜退矣乃相與引還子羽以三月
二十七日聞道往仙人關與玠謀欲使田晟王俊潛軍
出定軍山攻虜之南令楊政出斜谷路以襲虜之後期
以四月初出兵先是玠遣統制官姓郭者往抄虜至褒
城界遇渾女郎君部伍將歸與戰得生女真四十人言
皆不可解使譯者問之始知虜人已引去數日矣於是
子羽與玠急遣兵邀之於武休關虜盡棄其輜重及所
掠人畜而去後軍爲我軍掩擊及墮溪澗死者以數千
計初虜之爲此來也迫於叛臣之請且以利詭之謂四

川唾手可得金帛子女可以捆載而歸虜人所忌者獨
吳玠故道險從金商初不慮玠越境而來戰也旣破金
州無所得固已失望鏖戰饒風不下十餘日僅退我師而
梁洋官私之器用財賄前數月已盡眞他處虜至無一
毫可掠雖敗吳玠王彥兩軍我師之戰死者纔數百人
而虜之死傷者十五六虜至漢中之後旣無得以賞應
募者諸軍固已益怠會春氣深疫癘方作重傷者多死
瘡痍者未興前此得吾候騎固已知玠與子羽同在三
泉爲死守計旣又聞欲遣銳師之襲已也懼於是倉皇
道褒斜以歸虜之歸也以四月二十九日盡出谷口其
後王俊至洋州諸山谷中猶有虜柵十數初未知大軍
之已還始知虜人之去甚遽至不暇徧告諸軍王俊於
是盡招降之他日後於饒風下得馬革萬七千餘且虜
自入寇以來無所得有所失未有如此役也始虜之寇

邊也甲士八萬人負輜重者稱是焉馬三萬足以十二
月下旬自長安點集二十八日引而東涉商於之險千
里而後至金州既入石門關自以石塞其實以示必死
無還心大戰數十合破饒風關我師既大奔無卻顧者
虜猶遲回於饒風之側後數日始如興元蓋虜之行軍
每圖萬全也如此方虜之戰饒風也勁卒幾十萬而我
才以三萬人當之虜人戰輒番休我之士卒無更代者
且又所備多而兵卒寡此郭仲荀所以不能支也

吳玠殺金平

屬鳳州

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撤離

喝四太子蓄憤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
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
心爲四川招撫使檄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雞柵縣互數
十里進攻鐵山鑿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立大柵下瞰
玠營關旁有險號殺金平玠設壁壘於平上嚴兵以備

虜乃循嶺東下直攻玠營玠以萬人當其前總管吳璘
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
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關又往攻殺
金平野砦對壘劄連珠硬砦十數座又來玠營前立礮
數十座擊我營玠令軍中併發神臂弓飛矢大礮斃賊
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萬餘擊
營左玠分兵力戰卻之賊不住又添生兵萬餘擁洞子
雲梯直前搭我營壘玠兵向前用礮打洞子碎用撞竿
撞雲梯倒賊怒縛虛柵戰樓別遣大孛堇擁銳兵萬餘
一發乘城玠令統制官楊政領長鎗陌刀手深入刺打
隔斷賊又遣二孛堇總正甲兵二萬夾攻砦兩肋璘左
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去撤離喝獨駐馬四顧良久
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共攻玠營兌方一樓
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爲統領只在樓上酣鬪樓已傾

側仲以絹爲繩拽使復正賊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玠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卽遣王萬年劉濬鈴轄王武宣贊分紫白旗入賊營賊奔潰抵夜玠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斂兵先遁殺死千萬戶甲軍萬餘得榜牌滾鎗金鼓旗幟數千件右軍統制張彥夜劫賊橫川砦斬首千餘級生擒將領二十人玠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餘級得牛馬旗幟無數玠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其後胡世將攝宣撫使事玠弟璘適在軍中他日從容問玠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束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卻之閒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進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角者莫能盡

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蓋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盡吾長技重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爲無窮以沮其堅忍之氣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閒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者世將深服焉始虜犯關璘在武階先以書遺兄玠曰殺金平去原上遠前陣散漫須設第二陣作隘牢其限隔俾死士無還皆死戰乃可取勝玠用其策時兀朮身居東偏而使韓將軍者領西偏東西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璘率銳卒介其閒左縈右繞隨所急援之所向披靡虜軍死傷過半而氣猶銳璘遂斂軍入第二隘以致虜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吾度此虜走不久矣請於玠夜布火易旗幟逮曉軍陣精采一新樂聲震山谷

我師氣百倍洎虜再搏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攻具變化若神璘率士死戰復以駐隊矢射之發發相繼虜死蔽地復踐以登閱十餘日前後百戰而虜始遁去

韓世忠大儀鎮州

屬揚

紹興四年八月逆豫遣其子麟

姪猊引虜兵渡淮淮東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府九月己卯韓世忠以所部過江復如揚州初上聞敵騎渡淮再以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爲敵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丙申韓世忠以提舉官董旻軍於天長以統制官解元軍於高郵時奉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與別杯一

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徹爨班師良臣去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虜軍虜問我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對大酋兀朮喜甚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孛堇撻也擁鐵騎過吾軍之東世忠親與呼延通率十餘騎綽路去大儀十數里遇虜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騎直衝世忠世忠與戰不利虜人有驍將獨戰世忠世忠力疲墜馬幾被執通自後擊虜殺之世忠復得馬回顧虜人百餘騎討得世忠通據坡坂阨其路以弓箭當之世忠得免遂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虜旗雜出虜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砍人胷下捎馬足虜全裝陷泥淖中世忠

中興戰功錄
麾勁騎四面蹙之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十餘里兀
尤乘千里馬以遁積屍如邱埵擒孛堇撻也女真千戶
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
軍勢大振兀尤還泗上召良臣責其賣已將斬之良臣
好詞以免董旻在天長遇敵於鷓江橋擒女真四十餘
人虜人侵高郵未至三四十里解元先知之逆料虜人
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要路又伏百人於城
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虜人
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虜人過我
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虜人進
無路必取嶽廟路走矣若果然則伏者出眾皆諾又密
使人伏樊良俟虜人過則決河岸以阻其歸路食時虜
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
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虜人大驚躊躇

無路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
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金牌銀牌與執事居其
半癸巳世忠遣武功郎趙尙來獻捷且奏通之功乞優
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繳其告命再奏乞
重賞以勸將士遂前階官授吉州刺史通贊遠孫也元
與旻各加正任觀察使

劉錡順昌府

北屬京

紹興十年五月虜背盟兀尤同三

路都統及號龍虎大王與將軍韓常擁精兵十五萬渡
河丙戌入東京執留守孟庾兀尤駐龍德宮三都統以
次長驅南下破穎昌淮甯三府蔡州亦降先是馬軍帥
東京副留守劉錡領兵之任沂江淮至穎上錡與主管
機宜文身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及將佐捨舟陸行
抵順昌府庚寅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陳規得報金騎已
入東京規以示錡時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幼輕

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趣之。是夕纔抵岸，錡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敵。壬辰，乃召諸將計事。錡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虜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或曰：「去則虜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徐爲之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旣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眾議始定，卽鑿舟，沈之，示無去意。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爲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閒探於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闕，錡取僞齊所作蚩尤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家

屋扉，以代篋籬。凡六日，粗畢而虜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壬寅，虜大隊至，先是錡於城下設伏，虜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克順、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虜眾。旣而三路都統葛王、襲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眾，奪其器甲，又生獲女真漢兒，皆謂虜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兀朮矣。時錡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爲兀朮所用，嘗知順昌，至是復來城下，兀朮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賣己者，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以已所部兵守之時，郵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溫州刺史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爲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虜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虜應聲而倒。六月戊

申詔以錡爲鼎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虜眾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拐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擅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帥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卽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眾旣而報大酋越國王兀朮親擁兵至先是兀朮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卽索靴上馬麾其眾出京頃刻而集過淮甯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兀朮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乃會諸統兵官於西門上酌酒而誓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虜鋒軍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虜營近三十里而四太子來援吾軍一動被虜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

前功俱廢致虜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平生報國之志反爲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眾以爲然欲求效命錡呼帳下曹成二人諭曰吾遣爾乘閒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虜必不殺我今遣騎綽路置汝隊中汝遇虜必墜馬使爲所得虜帥問我何人對曰太平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虜二人被執兀朮喜曰可蹴此城耳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礮具行翌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卽縋上虜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取焚之庚戌兀朮親率兵攻城先是兀朮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眾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兀朮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擡倒耳卽下令來早府衙會食所得婦女玉帛悉聽自留男子三歲以上皆殺之且折箭爲誓以激其眾有叩城以手擲掄曰你

門只有一箇日頭活哩平明虜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
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
千虜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虜眾敗退兀朮自將牙兵
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之人爲伍貫韋索號鐵騎馬
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
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虜帥各居一部眾欲擊韓
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尙存不可當也法當先擊
兀朮兀朮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叛將孔彥舟鄜瓊
趙榮輩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
佐護軍本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
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閒彼力
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虜方來接戰俄以數
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
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遣屬扶歸士殊死鬪入

虜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於濠者是日
西風怒號城土吹落塵霾漲天咫尺不辨金虜屍橫馬
倒縱橫枕藉不知幾何兀朮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
衛欲爲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
兵劫之上下皆不甯處乙卯兀朮作筏繫橋而去至泰
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
鞭之於是復以葛王哀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翟將軍
守陳州兀朮自擁其眾還汴京自是不復出師辛酉順
昌捷奏至庚午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鼎州觀察使
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錡爲武泰軍節度使侍
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前一日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
罰欲明錡以孤軍挫敵鋒兀朮遁去其功卓然當便除
節鉞卽日降制旣又遣中使撫問上賜札有曰卿之偉
績朕所不忘己亥命陳規知廬州劉錡兼權知順昌府

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予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爲士伍虜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錡厚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欲進兵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虜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張俊柘皋

屬鎮巢軍

紹興十有

一年正月金虜犯壽春府

已未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萬馬數百朝廷聞報亟令張俊還建康拒虜虜陷壽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濟其眾乙丑劉錡

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閔師古兵二千餘人錡巡其城一市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與師古率眾而南丙寅金虜大軍入廬州遣輕騎追錡相及於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爲殿復以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遂巡不敢逼日暮各解去丁卯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虜衝自虜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江南之人亦爲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爲安危錡旣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虜據廬州雖時遣兵入無爲軍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二月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虜都元帥兀朮旣入合肥建康府謀者回報虜人已犯含山縣漸犯歷陽時張

中興韓公錄
俊諸軍雖已趣裝猶未起發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
俊請速出兵俊猶遲之曰更俟探報夢得曰虜已過含
山縣萬一和州爲所得長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諸軍進
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爲
諸軍前鋒俊壯之將士皆謹譟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
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
賊勢眾甚莫敢前德驅之進權首先登舟俊宿於江中
德率眾徑至城下虜退屯昭關丙子王德遇金虜鎮國
大將軍韓常於含山縣東敗之于丑上謂大臣曰朕於
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才人皆言
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爲
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交能自立不
變此爲可取丙戌錡行至柘皋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
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

河流湍暴虜斷橋以自固列營柘皋地平虜人以
爲騎兵之利且見錡兵少意甚易之河通巢湖闊二丈
餘錡命軍士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
臥槍而坐會淮北宣撫使都統制王德統制高沂中田
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虜將邢王與韓常等以鐵
騎十餘萬分爲兩隊夾道而陳沂中自土流涉淺徑進
失利統制官輔達被箭中目騎兵有稍卻者德曰賊右
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虜陣
動有一酋被甲躍馬指畫部隊德引弓一發酋應弦墜
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虜以拐子馬兩翼而
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去其技
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虜人大敗退屯
紫金山德等尾擊之捕數百人馬馱數百而錡以步兵
甲重不能奔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

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端已下死者九百三人而
虜之死者甚眾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
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張氏卽杭妓張穠也頗知
書柘皋之役俊遺書囑以家事張答書引霍去病趙雲
不問家事爲言令勉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嘉親書獎
諭賜之己丑張俊入廬州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
乙未賜張俊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
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當思困獸之鬪
務保全功其詞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所草也俊
以立奇功將佐十八人奏聞上皆宣見臨軒勞問而訓
練官任存曰臣生長田閒賴陛下神聖祖宗威靈僅能
破敵安敢以微勞自矜上益喜均賜金帶銀錠而別賜
金錢與存

劉錡阜角林

屬揚州

紹興三十有一年十月金虜敗盟

渡淮直入揚州江淮制置使劉錡退屯瓜州乙丑虜遣
統軍高景山逐錡與官軍遇至是全軍來爭瓜州渡錡
率鎮江府左軍統領員琦統制官賈和仲吳超等拒之
於阜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
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虜旣入伏强弩俄發
虜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高景
山俘數百人掩殺虜人入運河及湖內約二千餘人活
提到番人及奪到番馬弓刀旗鎗器甲不計數員員琦
自修武郎轉右武大夫

李寶唐島

屬膠州

紹興三十有一年浙西副總管李寶

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魏勝旣得海州久之官軍不至
勝推寶之子承節郎公佐領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十人
往攻沂州大敗僅以身免復還海州虜兵圍之寶聞麾
兵登岸以劍畫地曰此敵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槊

前行接虜奮擊士無不一當十虜人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寶寶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開趙明椿劉異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眾趙與耿京所部軍馬將王世隆合共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偽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至軍前納款寶以為修武郎會虜人自沂州遣五百騎至城陽軍解圍趙等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縣遣提舉行事務曹洋借民馬與小吏徐堅往迎之世隆以其眾降後數日開趙亦至寶以世隆趙並為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為聲援虜主亮用降人倪詢應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尚書蘇保衡統之以大總管六員為副分部海船期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兀來江上迎報泊於陳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

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皆富豪子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曹洋請逆戰知胸山縣高敞曰不可彼眾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眾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雖眾何為況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時金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虜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端禱於石曰神祈風助順夜漏將盡起旋進舟風猶未順眾有難色良久南風漸應眾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壘虜驚失措虜帆皆油纒為之舒張如錦繡互數里忽為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搖兀無復行次會火頭船中已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燄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軍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

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鄭家奴等五人斬之阿兀亦爲官軍所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并得倪詢等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麻與器甲糧斛以萬計洋賀寶寶曰皆公之力也既王世隆開趙等皆來遂令趙率其眾旁海行至海州世隆馬軍尙有八百餘留海州以世隆赴行在十一月丙戌復遣洋奏捷上於行在洋具奏海道之功上大喜厲聲言曰李寶第一功願內侍曰今日寫旗賜李寶又問倪詢應簡如何洋奏活捉到倪詢應簡二人見拘管在李寶軍中上益喜令洋取倪詢應簡親管押赴行在詢常熟人應簡通州人越海投虜獻海道進兵之策至是被擒是日除寶靜海軍節度使京東東路招討使沿海置制使賜金鎗御書旗以忠勇李寶四字金合茶藥酒器金徧帶束帶各一玉皮帶乙差內侍陳子常同洋押賜

洋轉十官賜金徧帶賜統制官宣賜錢一千貫

虞允文采石磯

屬大平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逆亮駐和

州甲戌罷王權赴行在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知建康府張燾至府纔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就寢允文扣府門求見曰此何時而公欲安寢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太守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諜者言虜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策之曰燾以死守留鑰違卹其它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允文遂馳去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允文見官軍十五五坐路旁者問之眾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鼓令棄馬渡江我曹皆騎士今無馬我曹不解步戰也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爲它人

中興軍志金
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奈何代人任
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虜營不見其
後而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逆亮遣武平軍
都總管阿鄰武捷軍副總管阿撒率舟師先濟宿直將
軍溫都奧刺國子司業梁欽等皆從戰亮登高臺張黃
蓋被金甲以觀戰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俊戴皋
盛新等與語謂之曰虜萬一得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
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
年顧不能一戰報國眾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允文曰
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
眾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眾皆曰得人矣允文曰
今顯忠未至而虜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
努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
宣觀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卽發帑賞之書告授之眾

皆曰今既有主請爲舍人一戰允文卽與俊等謀整步
騎陳於江岸而以海鯁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
軍將蔡韓二人各一艦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
登海鯁船蹋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
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陳始畢風大
作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所用
舟皆撤和州民屋板以造及掠江濱渡舟虜始謂采石
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崦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
舟將及岸南軍小卻允文往來行閒顧見時俊撫其背
曰汝膽略聞四方今立陳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
人在此卽手揮雙長刀出陳江風忽止南軍以海鯁船
衝虜舟舟分爲二南軍呼曰王師勝矣遂併擊虜人虜
人所用舟底闊如箱行動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
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

舟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綴屍於板而死是役也二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韓二將各鞭之百虜士卒不死於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問頃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著岸已無一人一騎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及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十數里不斷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虜舟未退會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爲疑兵虜既敗去允文即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夜復布陳待虜琪德子新亳州人張俊下亳州新挈家來歸俊奏授正使兼閣職漸升爲正將隸中軍至是爲水軍統制丁丑虞允文盛新引舟師直抵楊林河口戒曰

若虜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與爭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虜船則以剋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騎望見舟師遽卻其上岸者悉陷泥中斃官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虜軍鼎來臣不當便引去且留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命參知政事李通書之以貽王權曰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嚴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朕所不吝如執迷不返朕今瓜洲渡江必不汝赦遣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干拏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閒也欲攜我眾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亦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罪王

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允文以為然遂作檄曰昨王
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寘典憲今
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
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怵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
獲女真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遂焚宮人所乘龍鳳車
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而全軍趨瓜洲
趙搏蔡州屬京北路紹興三十一年馬軍司中軍統制趙
搏屯於麻城時被命依前駐軍蔡州會鄂州都統吳拱
荆南都統李道進取中原初搏離蔡州日留李詢為知
州而偽刺史蕭林德入蔡州詢遁去搏取新息縣拱與
道之信息皆不通虜人游騎日相望搏謂若駐軍以待
二都統甚善然曠日持久非兵家必勝之道萬一虜人
增兵雖欲復取蔡州必難不如長驅而入遂率兵疾趨
迫城下林德聞搏至依城為寨相拒兩日不出戰己亥

夜漏未至搏令將士潛師入城林德遂遁搏既再得城
與諸將議曰蔡州形勢之地虜所必爭且陷偽久無樓
櫓雉堞荒榛如隄岸蕭林德棄之去者知其不可守也
今吾眾不過四千朝廷有命使守之虜人必再謀攻我
在我者宜有以待之於是稍加修治搏遂復以李詢依
舊為知州虜人旋乘大雪突騎五百寇城下搏出騎迎
擊之退去眾請追之搏曰懼其誘我也縱之去庚辰探
者報虜人兵勢甚盛行且至搏唯孤軍又吳拱遣蹋白
軍統制焦元來應援合軍不過數千人皆危之搏與諸
將議分四壁守禦且以忠義相勉為死守計是日金人
逼城下先遣兵斷搏歸路黎明列陣於城西須臾分布
四隅下馬鼓噪逼城搏激厲將士曰虜人雖多而無攻
具將士且堅一心無恐虜帥魏都監亦勵其眾曰此城
痺薄汝所共知一鼓可陷矣於是以勁弓數百齊射矢

著城如蝟毛守者不能立未停午從西壁坎墉而上倏忽虜人登城者已滿擗時在東壁知其不可當乃棄城而下跨馬率諸軍巷戰虜人壁立城上官軍甚危皆奮勇鏖戰從午至申虜人敗出城去方鏖戰時有官軍旂頭與虜之旂頭戰於城上移時兩邊眾兵如山不敢動以待旂頭之勝敗竟殺虜旂頭於城上百姓望而呼曰趙提舉且保明此旂頭做好官虜之旂頭既死卽時散亂多墮城而死者官軍旂頭亦戰死竟不知其姓名蔡州人哀之虜旂頭既敗歸擗益修守禦吳拱進屯南陽遣後軍統制成皋華旺捷勝軍統制張成各以所部兵來援合擗及焦元所部纔六千人虜將費摩以數萬至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汝水爲營其日庚戌也翌日分兵半攻城半掠糧凡三遣人以書至城下擗命射之將書者曰此奉書來與趙提舉商量軍事擗終不納諸將曰虜

人以書來未知其意姑接之何害擗曰不可若觀之必致士卒之疑適中其計前一日虜乘昏黑填濠於南門外十三處寂然不聞其聲質明方覺之焦元中流矢遂下城虜人乘勢登城啟南門而入擗在城西聞南壁失利卽不城集諸軍占地勢以待華旺成皋焦元欲奪東門出奔守門統領官劉安不聽將官李進聞南門被攻急乃率弩手二十餘人赴之將刀登城中三矢而死擗率士卒巷戰日轉午勝負未分效用王建募死士十一人截其甲裳登城殺虜至申刻相持不動馬軍司第十人將王世顯請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接戰殺其二將虜人驚潰皆自擲而下官軍奮擊死者不可計會虜帥登南門望我軍旂旗不亂曰今日城又不可得復下城而去擗大呼曰虜人走矣軍士皆歡呼虜遂大敗爭門而出不得出者聚毬場中有千餘人諸軍圍之剿殺

皆盡搏命積屍爲二京觀搏苦戰僅十旬軍不過六千人軍吏戰歿者已四百餘人負創者三千七百人可戰者二千人而已戊午虜再攻城以大車載薪欲火西門趙搏伏壯士甕城俟其至開關突擊之棄車而遁庚申夜有星隕於虜營未明退兵一舍鄂州左軍副統制王宣自汝州以二百騎還至唐州時蔡州圍急京西制置使吳拱遣步騎萬三千人往援之統領官游皋等至確山逗遛不進拱乃以宣權中軍統制節制沿邊軍馬趨救蔡州甲子宣以所部距確山三十五里而營乙丑候騎報虜至確山眾欲不戰宣不可乃舍其步士引騎兵三千先行分爲三陳虜冲陳心宣令諸軍以背刃冲奪三陳具進秉義郎右軍副將汲靖有勇力宣召之靖請百騎宣與騎二百靖上馬據鞍高呼曰今日汲靖爲國家破此虜虜若不破誓不生還左右聞之人百其勇宣

曰汲靖事濟矣靖馳入虜陳奮擊虜眾披靡靖出入者三惟亡二騎諸軍亦勇進虜人遂遁宣整眾不追方虜之未敗也招討使吳拱以搏孤軍不可留屢以書趣回軍搏以虜圍方急若棄城去沿途追擊勢必敗亡況蔡州軍食有餘拱怒以蠟書付諸將令一面班師會虜兵敗還搏乃與諸將夜出蔡州居人皆從之於是搏自信陽歸德安而宣亦還屯襄陽府

張子蓋海州

屬淮東路

紹興三十二年春虜圍海州急詔

以張子蓋爲鎮江府都統制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受命卽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騎乘敵弊子蓋至京口整軍渡江至楚州淮東漕臣龔濤謂之曰敵眾十倍兵力不支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彼若不救將如之何乃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堰虜萬騎陳於河東子蓋曰彼眾我寡利在速戰

不可令虜知我虛實於是率精銳數千騎馳馬先入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爲流矢中其腦沒於陳子蓋曰事急矣繼之奮臂大呼馳入虜陳諸將士卒亦死鬪虜兵遂大敗擁於河溺死幾半餘騎遁去圍遂解虜人復整軍來戰子蓋再率精銳擊之獲其車馬鎧仗萬計退屯泗州子蓋俊之從子也

中興十三處戰功錄一卷據李心傳朝野雜記乾道二年蔣子禮執政遂以明州城下和尚原殺金平大儀鎮順昌阜角林胥浦橋唐島采石蔡州茨湖確山海州爲十三處戰功而前序諸將抗金實跡則明州城下之後有陳思恭太湖一役大儀鎮之後有藕塘一役順昌之役有柘皋一役而後斷以藕塘所捷乃僞齊非金兵故不與而馬端臨經籍考云參政眉山

李壁季章撰開禧乙丑北事將作其書成是撰書之旨發於蔣子禮而成於李季章北事將作以激厲將帥耳是書自明文淵閣書目著錄在宙字號以後失傳今於大典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卷錄字韻與曾公遺錄同鈔出首尾完善惜無序跋無胥浦橋茨湖確山三處而有太湖饒風關柘皋三處確山附見於蔡州自以此錄爲定論者謂岳鄂王朱仙鎮一役至今嘖嘖人口而北盟會編不載其事遂疑秦氏所惡史官不敢直書至開禧元年始撰是錄正值定議伐金追封飛爲鄂王之時如果實有戰績焉有不敘入之理昔人亦有言倦翁所記過於鋪張孝子慈孫之用心有不盡實事者子觀此錄亦不敢以此言爲過刻矣光緒乙巳夏至江陰繆荃孫跋

矣次辭心日夏至孤劍影蓋蒸凝
 小詩不盡實事者千端此論亦不煩以此言爲據
 昔昔人亦前言分餘句
 豈徒然爲聘王之言
 官亦知而書至開動
 竟難五動或難於金
 竟責人而北出會識不煩其事
 州自以批難爲次舖香舖
 王宋曲幾一父經今
 山正觀而育太監
 三旅對山排長
 歡幾同途出首異
 效無言甫微矣
 勸今氣大典一萬
 十卷漸字與興會公
 帕耳最書自撰文
 目善海玉由字
 其書文最異書之
 李望季童異閱
 五北事辨其書文最異書之

